

THE SOVIET RIVIERA

红色
里维埃拉

编辑 李潇楠 • 文 张侃 • 图 张侃、视觉中国



“尽管站房已废弃，
但这里每周仍然有火车开往
莫斯科，唯独铁路另一端的
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
永远不会再有火车驶来。”

最特别的“边境”

“去阿布哈兹(Abkhazia)，为什么？”

“因为阿布哈兹也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我们想去看。”

面对检查站的格鲁吉亚士兵，我流利背诵着网上学来的“通关密码”。他满意地点了点头。

我没有说谎，阿布哈兹的确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包括中国在内，绝大多数国家也都如此认可。然而在1992年和2008年两场惨烈的战争后，这块格鲁吉亚的自治区便一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自称“阿布哈兹共和国”。

我们从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坐了一整晚火车来到这里——位于因古里(Enguri)河南岸的小城祖格迪迪(Zugdidi)。建于苏联时期的铁路曾直通阿布哈兹，然而现在，铁路早已中断，所有前往阿布哈兹的旅客必须下车，在因古里河边接受检查。

地图上，阿布哈兹的形状像一只长筒靴：鞋尖指向浩瀚的黑海，鞋跟紧贴与俄罗斯交界的高加索山脉，而被“踩”在鞋底下的，则是格鲁吉亚的本土。因长年战乱，这里并没有开放的民航机场，只能经陆路到达。对我们来说，相比于需要额外办签证的俄罗斯，经格鲁吉亚本土前往无疑省事得多。毫无疑问，这是我见过最特别的“边境”：尽管格鲁吉亚从来都认为对面是自己的一部分，但阿布哈兹当局却坚称自己是个“独立国家”。

那番对话后，便是无尽的等待，这是外国游客的“特殊待遇”——显然，士兵们对那些拎着大包小包、来往不绝的本地人没有任何兴趣。大概过了一个小时，也许是两个小时，对方终于告知我们可以去对面了。这里距离河对岸的阿布哈兹检查站还有大约一公里。学着当地人的样子，我们跳上一辆公共马车，等待马儿迈着慢吞吞的步子，载着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

马车刚开动我就后悔了：比起自己走过边境，坐马车花钱不说，关键是遮阳篷把外面挡得严严实实，我甚至没能看到边境大桥的样子。“回程一定要走过边境。”我暗自想。不料，这个梦想竟马上就实现了。当我们在阿布哈兹检查站出示了网上提前申请好的“阿布哈兹外交部”批文，又等了大概一小时之后，却被无情告知：“今天不能过，明天再来。”问原因，对方支支吾吾，英语说得也是支离破碎。我们只好背着全



在阿布哈兹边境摆渡过往旅客的马车。
(对页图)废弃的铁路隧道如今是管制区。



(Gali)，这意味着我们还需要在那里换乘才能到达阿布哈兹的“首都”——苏呼米(Sukhumi)。自进入阿布哈兹，格鲁吉亚手机卡便不再有信号，心中难免担心一路上是否会顺利，毕竟手中的Lonely Planet指南特别提到：“阿布哈兹总体上还算安全，但像加利这样的边境地区除外。”

幸好，在加利下车时，开往苏呼米的车就停在旁边。小广场四周布满店铺，看起来并不危险，甚至还有一台ATM机供我们取卢布付车费。今日的阿布哈兹完全是俄罗斯的附庸，不仅俄国大兵遍布境内，时区与莫斯科相同(比格鲁吉亚其他地区晚一小时)，就连通行货币也是俄罗斯卢布。

前往苏呼米的两小时路程里，我尽管始终对未知世界抱有期待，但灰暗的天空、沿途不断经过的颓败房屋，都不断强化着我的沮丧情绪。不被承认的国家、无法预知的未来，迎接我们的绝不会是一次轻松自在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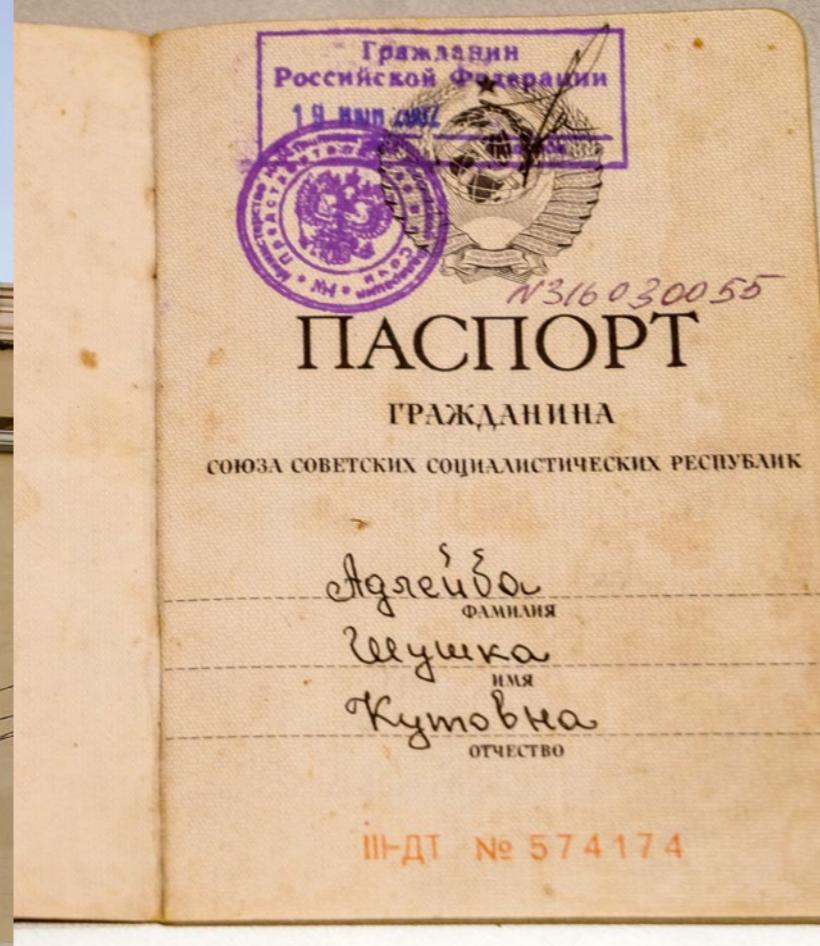
我们在苏呼米火车站前下车。这座建于苏联时代的火车站，依旧可以从高耸的尖顶瞥见往日的雄伟，然而走近看，内部却只剩一片瓦砾。尽管站房已废弃，但这里每周仍然有火车开往莫斯科，唯独铁路另一端的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永远不会再有火车驶来。

穿过摇摇欲坠的铁路天桥，我们沿着一条小径去往不远处早已订好的民宿。推开民宿大门，眼前是一间温馨的普通人家客厅。慈祥的白发女主人应声而出，然而看到我们，她却是一脸惊恐，不由分说就把我们向外推。更麻烦的是，她完全不懂英语，我们则一点俄语都不会(比起本土的阿布哈兹语，俄语在这里更常用)。一番艰难沟通后，我们只能猜测，大概是发生了什么误会。

女主人始终坚决拒绝我们入住，哪怕另付现金也不行，我们只得离开。没有网络，没有任何有用的信息，在这样一座彻底陌生的城市里，我们只能碰运气似的，一家家酒店挨个问过。然而所有酒店，不是没有空房，就是价格远超预算。在阿布哈兹的第一夜，难道只能露宿街头？



边境至苏呼米途中的一座东正教堂。
(左图)沿途尽是毁于内战的房屋废墟。



“说着，劳夫递来一杯白色液体，正口渴的我没多想就一饮而尽。瞬间，一团烈火从我的嘴唇一路烧到腹腔深处。”

偶遇一场家宴

这场搜索，以我们在海边看到“城市旅舍”的牌子而告终。穿过狭窄的门洞走进小院，一股烤肉香气扑面而来。“城市旅舍吗？”我问院子里的老人。“是的，左手边的楼上。你们是游客吗，哪里来的？”对方竟说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不过今天房间都满了。但我弟弟家好像还有一间房，平时是招待朋友的。让我问他。”

他跑去问那个正穿着围裙在角落里烤肉的男人，接着拿了一串钥匙回来，带我们参观房间。小房间陈旧却一尘不染，而且比起旁边崭新的旅舍房间，这里保留下的苏联情调显然更令我们动心。最关键的是，他给出了一个十分合理的价格，每晚只要大概 110 元人民币。热情的主人、舒适的房间，还有近在咫尺的海景……我有点庆幸没住成最初那家民宿。

老人介绍说他叫劳夫，在苏呼米当英语老师。之所以英语如此标准，是因为曾在美国生活了快二十年。今天来这里，是为了参加弟媳的生日宴会。

“我弟弟问，你们吃饭了吗？他非常希望邀请你们参加宴会。”说着，劳夫递来一杯白色液体，正口渴的我没多想就一饮而尽。瞬间，一团烈火从我的嘴唇一路烧到腹腔深处。

“一口闷？厉害！这是纯伏特加啊，75 度。”他显然没意识到我是把酒错当成了水。

“所以……咳咳……这是餐前酒？”我的喉咙还没从刚刚的洗礼中缓过劲来。

“不不，那只是给你们漱口。这个才是餐前酒，自己酿的哦。”他一脸坏笑，拎来一只巨大的塑料矿泉水桶，又依次将淡黄色的白葡萄酒倒在刚才的玻璃杯里，“干杯！”

这还没开始，我却已是两杯酒下肚，其中一杯还是 75 度的伏特加。果然，在高加索地区旅行，没有一副好肝脏是万万不行的。

等到家宴开场，英语最好的劳夫又担负起介绍家庭成员的重任：他胖胖的弟弟约翰，也就是刚才烤肉的男人，是这家旅舍的老板。

“啊，这是今天的……女王陛下！”说着，劳夫对约翰的妻子，也就是今天的寿星做了个夸张的行礼动作，所有人笑作一团。

而那三个并不愿安稳坐在桌上，一直跑来跑去的小朋友，则都是约翰夫妇的女儿。读初中的大女儿已出落成一副标准的东欧美女模样；刚

(本跨页本图起顺时针) 卡尔乔
浓汤; 偶遇民宿主丰盛的家宴;
冒着诱人香气的猪肉大串。

上小学的小女儿则还是个小胖墩，一头短发让我差点把她认成男孩子。

“对了，这里还有他！”劳夫指着桌底下那只馋得直流口水的小狗，“他叫阿尔法。”

“阿尔法？所以还有贝塔、伽马吗？”我乐了，没想到他们竟然会用希腊字母给宠物起名，是源于希腊文化对阿布哈兹潜移默化的影响吗？据说希腊人在这里建立的第一座城市蒂奥斯库利亚斯 (Dioscurias)，就是如今苏呼米城的始祖。

“在你们中国，会给狗起什么名字？”劳夫问。

“旺财！”同伴立刻想到了这个土味十足的名称。

“旺——柴？”他艰难重复着发音。

“是‘旺——财’。”我纠正。

“旺财，旺财！”劳夫盯着阿尔法，一本正经说道，“听着，以后你就叫旺财了！”我们全都大笑起来，只剩桌底的阿尔法一脸茫然。

宴会的“正式饮料”是一瓶类似香槟的起泡酒，这也是我在10分钟内喝到的第三种酒。趁着意识还清醒，我赶紧端详桌上的菜式，突然意识到：无意间拼凑出的这一桌宴席，刚好可以折射出阿布哈兹复杂的近代史。

看起来颇像玉米粥的卡尔乔 (kharcho) 浓汤源自格鲁吉亚——中世纪时，阿布哈兹曾是格鲁吉亚王国的一部分；黄瓜与西红柿搭配的家常蔬菜沙拉，与土耳其的牧羊人 (choban) 沙拉十分相似——16世纪，阿布哈兹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吞并，如今的苏呼米之名，就是土耳其人所取；而飘散着诱人香气的猪肉大串 (shashlik)，毫无疑问是俄罗斯特色——19世纪，扩张中的俄罗斯帝国逐步控制了阿布哈兹全境，其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也延续至今……最后，如果一定要找出什么是“阿布哈兹特色”，那大概只剩用来蘸肉的阿吉卡 (ajika) 辣酱了，然而这种据称起源于阿布哈兹的橙红色蘸酱，如今同样被格鲁吉亚人宣称拥有版权。

一轮轮推杯换盏之后，红晕渐渐显现在每个人的面庞上，席间的气氛也从起初的群体客套变成三三两两的“小组讨论”。

我最好奇的是，在阿布哈兹“独立”后，劳夫是用什么身份留在美国的。美国难道会給性质跟废纸差不多的“阿布哈兹护照”贴签证？我甚至在想象，阿布哈兹宣布“独立”的那一刻，假使劳夫刚好正在赴美的飞机上，他会不会也像《幸福终点站》里汤姆·汉克斯饰演的男主角那样，在入境美国时遭遇进退两难的窘境。

“不不，我们一直都有俄罗斯护照。”他大笑起来，从手机里翻出护照照片给我看。只见“出生地”一栏写着“苏联”，巧妙避开如今阿布哈兹地位的尴尬；而“国籍”栏，赫然写着“俄罗斯联邦”。换言之，劳夫用这本护照去世界各地旅行，在当地政府看来，他跟一名普通俄罗斯游客没有任何区别。

然而，既然可以合法地留在美国，他为什么又要回到这个战争刚结束不久、局势还远谈不上稳定的阿布哈兹呢？“在美国的生活……我想应该比阿布哈兹要好一点？”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那是当然！美国没有战争，没有冲突，也没有这天杀的残垣断壁。还有，我在美国赚的钱比现在多五倍……你一定会奇怪，我为什么要回来吧？”也许是酒精的作用，劳夫直接自言自语起来。

“因为，这，里，是，我，家。”他一字一顿地说出这句话。说罢，仰头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走进苏呼米

第二天一早，卸去前日沉重的行李，我们才终于得以轻松走上苏呼米的街头。踏出旅舍大门，眼前立刻就是平静如湖面的黑海。沿海一线的建筑大都修缮过，看起来同一座普通的海滨度假小镇并没有什么分别。然而只要转过一个街角，就能发现大片摇摇欲坠的老房子，不少甚至还残留着战争留下的弹孔。

当地人最爱吃早餐的地方，还是一副苏联食堂模样：穿着老式围裙的富态大妈站在泛着陈年油花的玻璃柜台后，顾客也像国营工厂的员工那样，每人端着一只托盘，排队依次打饭。煎蛋、蔬菜卷肉、烤鸡腿……就连提供的菜式，我也看不出跟俄罗斯有什么区别。

第一次吃到正宗的阿布哈兹菜，则是在那间闻名遐迩的海滨餐厅 NARTAA 了。每位光顾这里的游客，都会在服务员的盛情推荐下，点上一盘阿布哈兹的“国菜”阿比斯塔(abysta)：像是糯米饭的淡黄色基底，其实是玉米面和面粉混合而成的面糊；而整块豪放地插在中央、远远就能闻到标志性发酵酸味的，则是格鲁吉亚最常见的苏鲁古尼(sulguni)奶酪。我们学着当地人的样子，将面糊与奶酪捏成一个球，再囫囵塞进嘴里。无奶不欢的同伴大呼好吃，我却被浓重的奶酪味顶得连灌了几大口酒。虽然对阿比斯塔实在是无福消受，但阿布哈兹的葡萄酒——如同在格鲁吉亚每处喝到的一样——真的是难言的美味。在这座号称是苏呼米最高档的餐厅里，本地葡萄酒只要约 20 元人民币——不是一杯，而是整整一瓶！

如果说阿比斯塔只是包含了格鲁吉亚原料，那么另一道菜 achma，则完全就是格鲁吉亚“国菜”恰恰普里(khachapuri)的翻版。这种类似土耳其皮德(pide)，并跟意大利比萨和中国新疆的馕都拥有共同祖先的奶酪大饼，无疑印证了丝路商队留下的足迹。

“在这一刻，那个千疮百孔的
阿布哈兹，似乎又重新变为
‘红色里维埃拉’。”

只是，这些店家口中的“阿布哈兹特色”，却在昨天的宴席中都不曾见到，让我不得不怀疑它们是否还是如今阿布哈兹人的日常饮食。

在阿布哈兹这样一个几乎不被世界承认的“国家”，当地人最渴望的莫过于国际认同。在苏呼米街头的一间纪念品商店里，我看到一件印有九面旗帜的 T 恤，除了正中的阿布哈兹“国旗”，其余八面则代表着所有承认阿布哈兹的“国家”（讽刺的是，其中的瓦努阿图和图瓦卢两国，分别早在 2013 年和 2014 年就收回了承认；而南奥塞梯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则和阿布哈兹类似，属于国际争议地区）。

苏呼米城区并不大，无论怎样随意游走，一定不会错过那座至今仍是阿布哈兹第一高楼的前部长会议大厦。远远望去，板正的混凝土建筑如一面高墙般耸立，充满了苏联式野兽派的压迫感；然而走近细看，才会发现整座大楼不剩一块玻璃——这座市区正中的城市地标，竟是一座废墟。

更让我没想到的是，一座如此富有政治意义的废墟，竟几乎没有安保。在躲过了唯一的门卫后，我们轻易就进入其中。正统希腊古典式的三角门楣，似乎依旧在宣示权力的威严，然而周遭的墙面，却早已画满前人留下的随意涂鸦。走入室内，犹如灾难片的景象让人不寒而栗：曾经富丽堂皇的室内装饰，如今不是毁于战火，就是被人窃走倒卖；巨大的旋转楼梯，水泥破碎，钢筋张牙舞爪地裸露在外；墙面原本的白色涂料已难以分辨，只剩青苔的墨绿与水浸过后留下的乌黑。巨大的主体建筑，不过始建于 20 世纪 80 年代，相较于两边侧翼的建造年代要晚上很多。然而它的设计者也许不会料到，在落成区区几年之后，这座雄伟的建筑就会成为阿布哈兹战火中最大的牺牲品。

前夜酒后闲聊，劳夫曾提及部长会议大厦至今未修复的原因：阿

布哈兹政府认为“这座楼代表了被格鲁吉亚统治的黑暗历史”。这个乍听有些可笑的观点也许不无道理，譬如格鲁吉亚政府属下的“阿布哈兹流亡政府”，至今仍用这座大楼作为其徽记形象。至于为什么没有拆掉它，劳夫的解释很简单：没钱。（“政府甚至都没钱维修办公室的厕所！”）

这种极致的穷困，绝不仅限于政府。事实上，你不需要太多观察力就能在苏呼米各处找到若干证据。阿布哈兹曾是苏联最炙手可热的海滨度假胜地：海岸线上，豪华度假酒店如珍珠般串起，全天候接待着东欧各国的游客。然而如今，它们大多早已同部长会议大厦一样，化为一片废墟。

生于苏呼米的格鲁吉亚裔作家古拉姆·奥迪沙里亚(Guram Odisharia)曾如此评价这荒诞的现状：“我们格鲁吉亚人曾以为，从苏联独立之后，靠着葡萄酒与矿泉水，就能过上百万富翁的生活；而拥有大海和田园风光的阿布哈兹人则以为，当他们脱离了格鲁吉亚，就会变成第二个瑞士，我们都会过得很好。”然而事实却是：如今的“独立”状态，不仅让格鲁吉亚山河破碎、骨肉分离，同时也从来没有给阿布哈兹人带来任何繁荣。

谈及今日的阿布哈兹，就不得不提到这一切的缔造者斯大林。这位苏联的铁腕领袖，在阿布哈兹度过了人生最后八年中的半数时光。也正是在此期间，大量基础设施与度假酒店在他的首肯下得以实施，让阿布哈兹从默默无闻的帝国边陲一跃成为度假客眼中的“红色里维埃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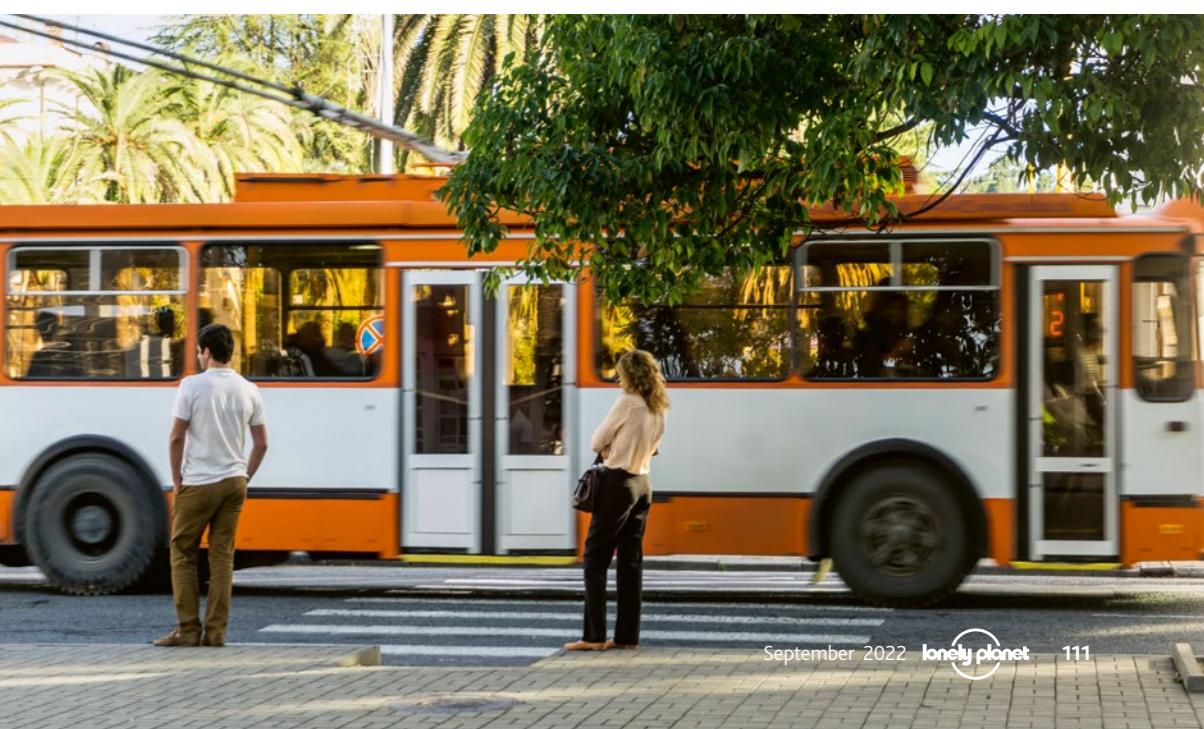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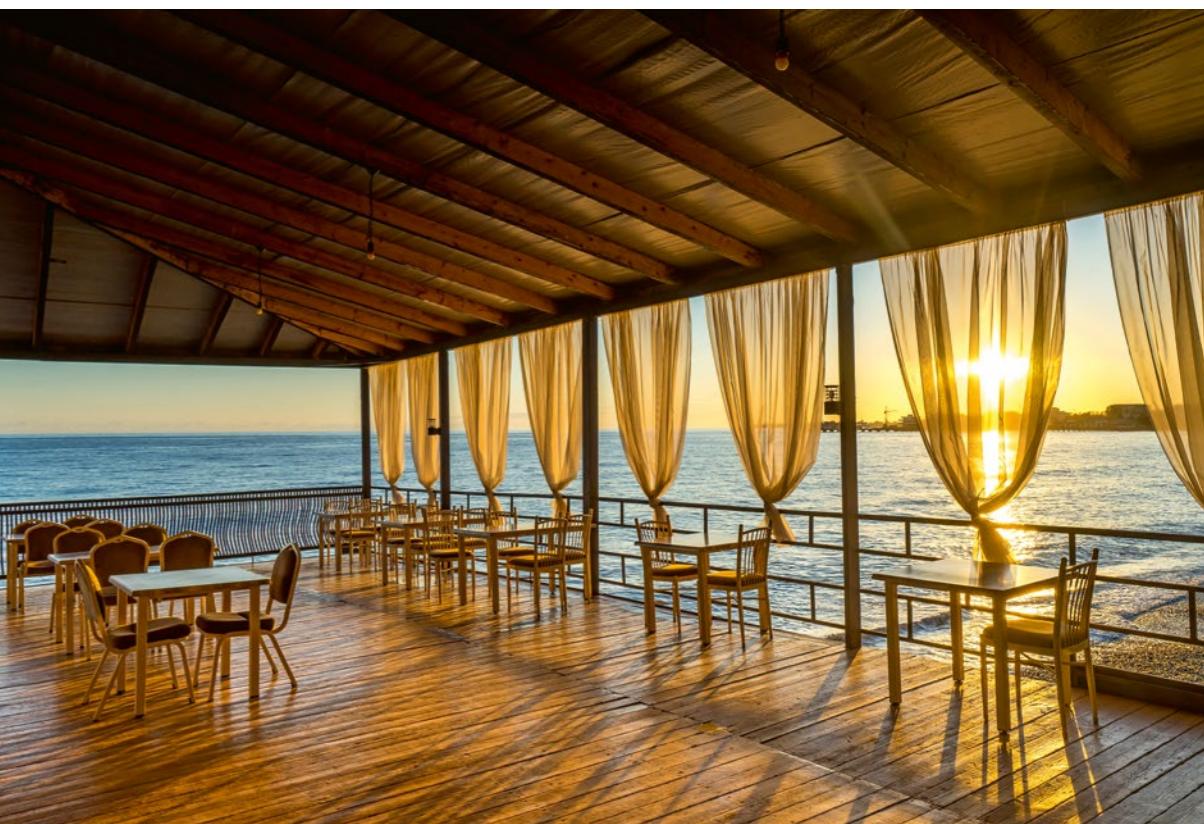
身为格鲁吉亚人的斯大林，也始终坚持认为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1948年，他在与主政阿布哈兹的格鲁吉亚领导人谈及此事时，甚至直言不讳道：“他们（阿布哈兹人）比斯凡人(Svan, 生活在格鲁吉亚西北山区的另一少数民族)更接近格鲁吉亚人，但没有人认为斯凡人不是格鲁吉亚人。每个熟悉历史的人都该明白，阿布哈兹一直是格鲁吉亚的一部分。阿布哈兹人与格鲁吉亚西部人，在习俗和信仰上基本没有区别。”

是斯大林对阿布哈兹的偏爱，让这里变成了远近闻名的度假胜地；然而也是斯大林对阿布哈兹地位的坚持，埋下了此地半个世纪后战乱与动荡的种子。

在苏呼米郊外的破败中，我意外发现一间用废弃游船码头改造的餐厅ANCHOR。店名意为“锚”，似乎在纪念这座不再有游船系锚的码头。伸入黑海的全景露台，随风飘荡的半透明纱帘，都让这里拥有了另一种近乎梦幻般的忧郁气质。点上一杯啤酒，任何人都可以坐在这里，轻松消磨掉一整天时光。

太阳徐徐落下，暮霭西沉，耀眼的橙黄色浸染了整片天空，宛如刚摘下的柑橘般鲜亮，又像是一团烈火在天边熊熊燃烧。在这一刻，那个干疮百孔的阿布哈兹，似乎又重新变为“红色里维埃拉”。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苏联度假客会对阿布哈兹如此趋之若鹜。

只是这片天空，早已不再属于那个统一而强盛的苏联。



(本跨页左上图起顺时针) 苏呼米海滨路旁的商铺；格鲁吉亚“国菜”哈恰普里在阿布哈兹叫achma；用废弃游船码头改造的餐厅ANCHOR；无轨电车是当地人主要的交通工具；码头前的一座雕塑。

“曾经坐拥全世界幅员最辽阔国家的领袖，为何偏偏选择这里作为最终的栖身之所？”

一日游

对没开车的我们而言，快速游览阿布哈兹这样一个闭塞地区最好的方式莫过于参加一日游。招揽客人的摊位就摆在苏呼米市中心的老码头旁，价格低得令人咋舌——包含车费、门票与导游费用在内，每人只要大约 90 元人民币。

在一车俄罗斯游客里找到会讲英语的人显然要容易得多。很快，我就在车上找到了愿意将导游的俄语一句句翻译给我们听的人——来自莫斯科的大学生阿廖沙。他告诉我，自己和朋友们已在海边的度假酒店里躺了整整一个星期，每天昼夜伏夜出，去酒吧豪饮廉价酒精，不醉不归。

“可我有点腻了。来一趟，总得出来转转吧。”

昏昏沉沉的一路，车行在高加索山脉自海岸隆起的山腰，下方岸边，偶尔会掠过某一座死气沉沉、近乎废墟的小镇。导游不厌其烦讲着也许你在每个旅行团都会听到的烂笑话：“我们阿布哈兹人很懒，但我们的景色却是世界上最美的。为什么？因为上帝在分配土地的时候，我们的祖先睡着了。后来上帝只好把准备留给自己的土地分给了我们阿布哈兹人，自己搬去了天堂。”

乘客一阵哄笑。然而在我看来，上帝对阿布哈兹人最大的恩惠（如果有的话），一定是把他们“分配”在紧靠俄罗斯的地方。如今，俄罗斯不仅派兵保障着阿布哈兹的“独立”，还慷慨负担了当地七成的财政支出。更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小小的阿布哈兹竟常年位列俄罗斯人访问最多的境外旅行目的地：数据显示，即便在疫情肆虐的 2020 年，这里也接待了超过 280 万人次的俄罗斯游客。

车停在高加索山间的一座葡萄酒庄，店家已摆好了一桌子美酒与奶酪迎接我们。没有想象中的强制消费，只有店家不断殷勤地向游客喝光的免费试饮杯中续杯。掏钱买酒的游客不多，且大多是团中的中老年人。我看到阿廖沙至少加了三次免费酒，一饮而尽后满意地抹抹嘴角，空着手回到车上。

接着又是一家蜂蜜作坊，小房子造型的蜂巢整齐排布在草坪中，充满艺术气息。你甚至还可以打开木头做的小门，透过玻璃观察其中忙碌的蜜蜂们。然而在这里，一模一样的“霸王餐”场面又重复了一次。我忍不住悄悄问导游：“你们这里收费这么便宜，又没什么人购物，真能赚到钱吗？”

“竞争太激烈了。”他有些无奈地耸耸肩，“阿布哈兹大概有两百间旅行社，收费贵了，游客就会去找别人。”



(本跨页本图起顺时针) 盛蜂蜜的陶土罐；酒庄的工作人员正在推销葡萄酒；里察湖船艇。



当天最主要的行程，也是大多数游客此行的目的，是位于高加索山脉深处、距俄罗斯边境只有 2 公里的里察湖 (Lake Ritsa)。

就像很多著名的高山湖泊一样，被群山环抱的里察湖也透着一丝淡淡的翡翠光泽。导游说，若不是当天阴云蔽日，湖面的色彩会更加艳丽。高加索山南麓的秋天尚未正式开始，视线中的山体依旧是一片翠绿。小卖部出售的明信片上印着 10 月末的里察湖，五彩缤纷的秋色中，山峦起伏，碧水深邃，倒真颇有几分九寨沟的气质。

这令人沉醉的湖光山色，我不知是否真如导游所言，是“上帝选择留给自己的地方”，但这里的确是斯大林选择留给自己的地方——他度过人生最后几年假期的四座别墅中，其中一座正坐落在这山间湖畔。曾经坐拥全世界幅员最辽阔国家的领袖，为何偏偏选择这里作为最终的栖身之所？

不过我很确定，并不是每个从莫斯科来的人都会爱上这里。回程路上，我问阿廖沙：“里察湖好玩吗？”“跟度假酒店一样无聊。”他摇着头，一脸愤懑。

(本跨页本圈起顺时针)人兽杂交实验场门前的狒狒雕塑纪念着那段历史; 苏呼米城外以格鲁吉亚诗人巴拉塔什维利命名的火车站如今已成一片废墟; 实验场房间内部似乎已很久无人打理。



探秘实验场

茂密的树丛中,一块锈迹斑斑的铁牌上,用俄语和英语写着“阿布哈兹科学院,实验病理学与治疗研究所”,牌子正中则是一只既像狮子又像猩猩的奇怪动物头像。这里位于阿布哈兹市郊的山坡上,距离市中心那座部长会议大厦不过几百米,然而气氛却已完全不同。

我看了眼地图: 这就是我要找的地方。

在阿布哈兹所有真真假假的都市传说中,最惊人也最引人好奇的莫过于“人兽杂交实验场”。1910年,俄国动物学家伊里亚·伊万诺夫(Ilya Ivanov)在世界动物学家大会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 用人工授精尝试人类与其他灵长类动物杂交。伊万诺夫是那个年代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动物学家之一,他曾用同一只种马的精液让500匹母马人工受孕,大大提高了繁殖效率。后来,他的兴趣转向“异种杂交”,并成功实现了牛 - 羚羊, 斑马 - 驴和斑马 - 马之间的杂交。

斑马和马尽管外貌相似,但染色体其实相差了18条之多。相比之下,人和黑猩猩的染色体只差2条,这让两个物种间的杂交看起来并没有那么困难。然而限于资金和伦理上的质疑,伊万诺夫一直没有机会验证他的设想,直到“十月革命”爆发。对那个年代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来说,“一切有助于提升国民素质和军队战斗力”的科学实验都值得尝试,让人类得到已在动植物中广泛验证的“杂种优势”当然包括其中。因此尽管始终遭到科学界的强烈反对,但伊万诺夫还是获得了资金支持,在1924年前往类人猿的聚居地几内亚(当年的法属西非),将他的设想付诸实践。

然而,相对简单的“用人类精子使黑猩猩怀孕”实验最终失败了,这使得伊万诺夫不得不尝试另一种可能: 用黑猩猩的精子让人怀孕。显然,法国当局不会允许如此激进的实验,因此他不得不将实验场所搬回苏联。于是,伊万诺夫从非洲带着二十只黑猩猩回国,并最终将其中四只成功带到了苏联境内最温暖、也相对最适宜黑猩猩生存的阿布哈兹,绝密地开始了他可能会改变世界的新一轮实验。据说,甚至还有五位苏联女性“在科学的感召下”自愿参与其中。而他当年实验的地点,就是我正身处的这座研究所。

破碎的台阶通往一座典型苏联风格的二层小楼,淡黄色的外墙显然才粉刷过,却依旧掩盖不住那股由内而外散发的破败潮气。地图显

“这里位于阿布哈兹市郊的山坡上,距离市中心那座部长会议大厦不过几百米,然而气氛却已完全不同。”

示,这里应该就是研究所的主楼。大门紧闭着,我无法判断这里是否仍在使用,只能听见远处传来的嘈杂动物叫声。我绕到侧面,发现声音竟是来自一座与主楼相连的、高达三层的巨型动物笼舍。

与翻修过的主楼相比,笼舍依旧维持着年久失修的原始状态,猴子们高高低低爬在锈蚀的铁栏杆上,可怜兮兮地望着外面的自由世界,争先恐后地伸手向我讨食。即便按动物园标准,这里也远算不上整洁,更不必说严肃的科学实验场所了: 笼舍内的瓷砖早已脱落,潮湿的墙壁上长满青苔,扑面而来的阵阵恶臭比动物园要浓烈至少十倍。我捏住鼻子靠近笼舍,仔细辨认其中的物种,大部分都是生物实验中常见的恒河猴和狒狒,并没有黑猩猩。



主楼的侧门似乎只是虚掩着，我正准备悄悄推开一探究竟，却刚好撞上走出来的一位中年女人。她挎着包，显然正要下班回家，光鲜的衣着与周围的破败形成了奇异反差。我指了指黑洞洞的走廊，意思是：可以参观吗？“买票。”她冷冰冰地说。

可当我递上 250 卢布（约 25 元人民币）后，她却转身就将大门锁了起来。无论我怎样示意“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参观”，她只是不耐烦地重复着“不”，随即钻进旁边停着的一辆崭新 SUV，一脚油门绝尘而去。我低头端详那张她刚卖给我的门票，才意识到被骗了：这是一张参观猴舍的门票，研究所从来就不在开放范围内。这群可怜的猴子，生存条件如此恶劣不说，居然还被他们用作牟利的工具！

猴舍并没有太多好看的，我只好继续回忆读过的实验史，希望可以从中学到蛛丝马迹。根据苏联的解密档案，伊万诺夫来到阿布哈兹之后的经历只能用“悲惨”来形容。他历尽千辛万苦带回的那四只黑猩猩，大概因为水土不服，最终只有一只长到性成熟，而就在这只黑猩猩准备接受实验时，却突然因脑溢血而死去。

三年后的 1930 年，新一批黑猩猩终于抵达。伊万诺夫正踌躇满志地准备继续实验时，却因激进的学术观点而成为苏联“大清洗”的牺牲品，并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两年后去世。伊万诺夫死后，他的人兽杂交实验场并没有关闭，而是以“动物实验医学研究所”的名义继续运作。如今的研究所正门前，锈迹斑斑的巨大狒狒雕像底部基座上铭刻着那段历史：“通过灵长类动物实验，我们消灭了脊髓灰质炎、黄热病、斑疹伤寒、脑炎、天花、肝炎和其他许多人类疾病。”

主楼和猴舍的周边还分布着大大小小的若干座建筑，全都几近废弃，有些还残留着弹孔。我踩着主楼外立面的腰线爬上唯一打开的窗前，将相机从铁栏杆的缝隙中伸进去。拍下的照片令我大吃一惊，整个房间就像一座被遗忘已久的垃圾场。试管、试剂瓶等实验仪器杂乱无章地堆放在覆盖满尘土的老式木地板上，其中还夹杂着明显是苏联时期风格的包装纸盒。再细看，门外的走廊中也是一番杂乱景象。难以想象，这样的地方，竟然就是刚刚那个穿名牌、开豪车的女人的工作场所。

下山路上，我反复查看刚拍下的那张室内照片，又有了新发现：墙壁上齐腰高的位置，相隔一米多，平行分布着两个老式电源插座。没错，这就像是老式双人病房的设置！两个插座应该分别位于曾经两张病床的床头，之间的距离刚好是一张病床和一只床头柜的宽度！

根据主楼后门上方的标记，这座楼始建于 1966 年（伊万诺夫已去世 30 多年），也就是研究所早已转为进行纯粹动物实验的年代，那么为什么还要在楼内设置供人类使用的病房呢？联想到网上有人宣称，在冷战期间，苏联为了打造能够战胜美国的“秘密武器”，曾继续在这里进行人兽杂交的尝试。然而，这些传言背后的真相，已永远淹没在历史的滚滚大潮中了。



(本跨页本图起顺时针) 实验场位于苏呼米曾经的豪宅区，附近山坡遍布苏联显贵的度假别墅；充当实验品的恒河猴；通往实验室的楼梯，牌子上写着“禁止入内，违者罚款 1000 卢布”；笼舍的饲养条件十分恶劣。





尾声

离开前一晚，我在房间抽屉里意外发现一本苏联的“内部护照”。

从照片和年代看，这应该属于约翰的母亲。在苏联，内部护照就像中国的身份证件，是苏联国内旅行必备的证件，而这本护照拥有俄、格、阿三种语言的内页。耐人寻味的是，其中的格鲁吉亚语内页，并没有填写任何内容，而是被签发者直接划掉。

我不知道这是否意味着苏联时期的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这个自治区存在明显的管理缺失，抑或统治苏联的俄罗斯人，有意让阿布哈兹与格鲁吉亚主体保持一定距离，以便分而治之。那些空白的内页，或许已预示了阿布哈兹今日的分离现状。

跟劳夫最后一次把酒言欢，我问这个拥有俄罗斯护照的阿布哈兹人，怎样看待俄罗斯，这个已经全面渗透在阿布哈兹人生活中的国家。

“当然，我们需要他们，时刻都需要，毫无疑问。”他顿了顿，饮下一口俄罗斯标准牌伏特加，“但如果俄罗斯想把我们变成另一个克里米亚，我相信，阿布哈兹人会让他们见识到另一个车臣。”

第二天一早，约翰执意开车送我们去车站，一大家子人都出来送行。依次拥抱告别后，约翰有些不好意思地问，能否请我们翻译一下他车上的中文。“他的车上怎么会有中文？”看了一眼后，我恍然大悟：那只是些日文。他开的是辆日本右舵二手车，低廉的价格使它很受当地人

欢迎。

生活在欧亚边缘的阿布哈兹人，对遥远的东亚和它背后的文化，无疑都只会有模糊的概念。可阿布哈兹、格鲁吉亚、高加索……这些遥远的地名，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呢？

坐在车上，我最后一次看到苏呼米的街景从眼前流过。苏联时代留下的巨大壁画依旧醒目，然而就在隔壁的房子上，却挂着阿布哈兹第一任“总统”，被誉为“阿布哈兹国父”的弗拉季斯拉夫·阿尔津巴（Vladislav Ardzinba）的巨幅照片，一旁写着“阿布哈兹万岁”。

这次，我们终于赶上了直达边境的大巴车。车上堆满旅客的大包小包，其中大多装着要拿去边境另一边出售的货品。即便阿布哈兹早已沉入分裂的深渊，但因古里河两岸的居民却依旧在延续着他们的日常交流，就像过去几千年来一直在进行的一样。^{LP}

张侃 永远好奇心过剩的职业旅行者，开车走过四大洲 50 多国。兴趣包括民族、宗教、边境、历史……如今，他最怀念的就是之前可以随意出国旅行的日子。微信公众号：行男侃叔。

苏呼米城中为纪念阿布哈兹－格鲁吉亚战争而建的雕像。
(对页图)靠近俄罗斯边境处的一条僻静公路。

